

南关街上的熊儿桥



## 郑州的那片儿行政区

郑州地标

之行政区

### 新的省会规划出台后,便有了“行政区”的叫法

□晚报记者 苏瑜/文 张翼飞/图

郑州各区的行政设置众所周知,可民间却流传着更通俗的叫法,比如“行政区”,几十年来人们一直这么习惯地叫着。虽然行政区在郑州人眼中只是心理上的概念,但也有大致上的地理范围,那就是新通桥以东、燕庄以西、农业路以南、金水路以北。行政区在郑州人眼里很有地位,叫着叫着就平生出一种庄严和自豪感。

这说的是郑州成为省会之后的事儿。老郑州也有自己的行政区,跟我们一起溜达溜达,瞧瞧当年老郑州那片儿行政区的模样。

行政区是省会迁郑后郑州城新增加的大片区域。在这一大片区域中,有一条斜路和几座斜建筑一直留存到现在,人民路是斜的,黄委会礼堂是斜的,省直机关的几栋宿舍楼也是斜斜地立着。

的确,不光外地人到了火车站附近可能迷失方向,就连在郑州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到了那一片儿,有些也分不清东南西北。其实这些人看着别扭的遗留,是一位苏联专家“惹的祸”。这位好心的苏联专家当年在看地形为省会郑州设计总体规划草图时,是按照他生存的地域习惯来规划郑州的。他将郑州火

站作为郑州的大门,从这里通向省政府为主轴线向周围辐射,修建道路和建筑物。他的目的很明显,让人一下火车就能看见省政府大楼,可这样一来,原来的、再建的道路和建筑物几乎都成了东北、西南或者西北、东南走向。

及时发现这个问题的是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潘复生,在规划实施不久,他指出路的走向、建筑物的坐向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,也不利于采光,当机立断让其改正。新的省会规划出台了,首先确定了省委、省政府、省军区的位置,其他各省直单位依次安排。从那时候起,郑州人便开始把这些单位

所在的那片儿地方叫行政区了。

行政区有了,房与楼是坐北向南的;路也有了,路是正南正北、正东正西的,叫什么好呢?郑州市的领导很认真、也很随意地将行政区内的各条道路按地球仪上的经纬度来命名。很多外地人都说行政区那边的路名最好记,因为学过地理的人都能容易地辨别经纬:从东到西、南北走向的路依次是经一、经二、经三、经四、经五、经六、经七、经八路,从南到北、东西走向的路依次是纬一、纬二、纬三、纬四、纬五路。经、纬中间剩余的那些街道,则被冠以“政”字头,从政一街直至政七街。

### 新郑州的行政区

金水区、二七区、管城区……郑州市各区的行政设置众所周知,可民间却流传着更通俗的叫法,比如“行政区”——生性随意的郑州人将河南省委、省政府、省军区及省直机关的所在地称做“行政区”,几十年来,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直习惯性地这样叫着。

虽然“行政区”在郑州人眼中只是个心理上的概念,但也有大致上的地理范围,那就是新通桥以东、燕庄以西、农业路以南、金水路以北。

都说郑州是火车拉出来的城市,这话没错,却有失偏颇。静下心来看看郑州,它被世人瞩目的是两个历史时期:一个是3600年前,商王朝在这里起步,给郑州留下了古老的商城遗址,也给了郑州成为中国第八大古都的诸多理由;另一个则是百十年前,郑州成为中国铁路交通枢纽,它使郑州赶上了大的发展契机。说郑州是火车拉出来的城市,则是指后者,因为铁路枢纽的缘故,20世纪郑州迎来了几次大的发展机遇。其中,河南省省会从开封迁到郑州是最大的一次。

### 其实,老郑州也有自己的“行政区”

上面说的都是郑州成为省会之后的事儿,其实,老郑州也有自己的行政区,跟我们一起溜达溜达,瞧瞧当年老郑州行政区的模样。

郑州商城遗址即是商汤王时所建国都亳,距今已有3600多年了。周代时,周王分封其弟叔鲜到管国,后来管国演变为管城。古代人修城是为防御之需,有城就会有门,有门就会有街,街是人们活动时不可或缺的通道。管城街巷纵横,慢慢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居民区和四条主干道,交会处便是“大十字路口”。以“大十字路口”为原点,按方位上讲,东叫敏德街(今东大街),西叫里仁街(今西大街),南叫咸宁街(今南大街),北有清平街(今北大街)和衙前街(今管城街)。这就是老郑州当时的行政区。

东大街与城东路交会处是管城的东门,西大街与南顺城

街交会处是西门,南大街和城南路交会处是管城的南门,至于管城的北门,并不像逻辑上推测的那样在管城街上,而是在北大街上。歇后语“郑州的城门——不照”就是在说南门和北门不在一条直线上。

老郑州都把西门叫“小西小门儿”,这是个很有说头儿的地方。有一种观点称,夕阳楼旧址在这里,而不在现今的淮河路古玩城处。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,因为不管有没有夕阳楼,都影响不了“小西小门儿”在历史上的知名度。除了在夕阳楼上感叹“欲问孤鸿向何处,不知身世自悠悠”的诗人李商隐外,宋代的大文豪四川人苏轼曾在“小西小门儿”小住,加上他的弟弟苏辙,唐宋八大家有两位齐聚,这还不够“小西小门儿”自豪吗?

那是1061年冬夜,在赴陝西任职途中,苏东坡在西门外

辞别了前来送行的弟弟苏辙。送君千里终须别。可苏辙久久伫立就是不回,骑在马上东坡回首遥望弟弟,慨然赋诗一首,情真意切,成为文坛佳话。诗作是《辛丑十一月十九日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》,诗里写了兄弟深情和对郑州的留恋:“……亦如人生要有别,但恐岁月去飘忽。寒灯相对记畴昔,夜雨何时听萧瑟。君知此意不可忘,慎勿苦爱高官职。”

郑州的西门外,宋时有“坡垄隔”之说,地势高低不平,现在已经是市中心的繁华地带了。从二七广场喧闹的氛围中走出,踏上新修建的西大街,从交通银行营业楼东行百米,即今日南顺城街与西大街交会处。这里是古代郑州的西大门,也就是郑州老城区人常说的“小西小门儿”。百十年前,西门这里城墙高筑,城门敞开,人

人往煞是热闹。

北宋年间,西大街这里出过一位宰相——王德用。王德用祖上是河北赵州人,幼年随父徙居郑州管城。据说他身材高大、面色黑,有谋略,又治军有方,被人称之为“黑脸相公”。我们来看看这位900多年前西大街的“国家总理级”干部的“简历”:17岁便随军出战,立下赫赫战功;在多次大军压境中,显示出谋略与用兵之道,可谓有战必胜,名闻四夷;治平二年(1065年)去世后被赠太尉,中书令,开府仪同三司。清人罗宪昂有诗《登泰峰吊黑王相公》称赞道:“尊安华夏几何年,朝野伟望星日悬”,“自古乾坤留正气,英风疑在白云间”。

过了南顺城街,再往东,就到了一个大路口,这就是传说中的“大十街”,又称“大十字路口”,现红旗广场。